

1968年春节过后,学校停课闹革命,我到上海二舅家住了一个月。二舅家住杨浦区平凉路2767弄,出门上大街,是25路无轨电车的起始站。说是弄,却是平凉路到国棉十九厂的一条马路。

二舅在长阳中学做美术老师。他是学西画的,毕业于初期刘海粟任校长时的上海美专,擅长用水墨画小鸡。他画的毛绒绒的小鸡活泼生趣、可爱极了,运动前,小鸡图由外贸商店收购出口,一幅可卖几十元。学校虽停了课,他工作却很忙,清早起来吃了泡饭就上班去了,忙画画,搞宣传,画大大小小的伟人像,还要常去别的学校画,直到很晚才回家吃晚饭。舅妈总在我面前不屑地说,忙得跟个真的样子,混饭吃的。我暗笑舅妈不理解舅舅。舅舅常利用晚上时间,在灯下指导我画画。印象深刻的是,他教我临摹放大一幅画时,不准打方格,用铅笔做工具,作比例,把小画放大到要画的大纸上,说这样可更好地训练自己的眼睛,以掌握画面上各部分关系。他带我为我刻了一枚小巧的阳文小篆石印,笔画细腻精致,可惜现在找不到了。

那时上海的食品供应并不丰富,饭桌上常见的有带鱼、花菜炒蛋。花菜是我们家乡没见过的。大早去菜市场排队可买到鸡架子,是去了肉后剩下的骨架,买回家炖汤也很香。也有些菜上撒了碎茭菱,就是香菜,也是家乡没见过的,一股异味,很是吃不惯。

舅舅的家是一个日式小木平房,木地板,正房前的地板下有空地,舅舅曾在下面养过孔雀,供他作画。房子不大,却住了三家,共用一个过道厨房,厨房里立着三只煤炭炉,各烧各家的,共用一个水池一个

立夏日一过,天气渐渐热起来,瞅准一个大晴天,母亲就从杂什小屋角落处翻找出石磨子,把上下两块掀分开后,小心地一步一步把它们挪到庭院里。先用小林枝扫扫扫去灰尘,再用清水一遍遍冲洗,最后又找来干净的抹布把磨子上下接碰咬啮的纹齿擦几遍,移放在太阳下暴晒。阳光明媚灿灿的,映在石磨上放出耀眼的光,如同我们喜滋滋的心情一样。石磨是哪年来我家的,我不知道,只晓得是外婆家留下的。它在我们家待的时间比我早。我很喜欢它,因为每年的记忆告诉我,母亲要给我们馋嘴的孩子做饼吃了。每每这个时候,我们大些的孩子都会上前帮忙,小的在一边看着嚷着,嘴角处小酒窝一漾一漾的。母亲要给我们做的是米饭饼,得用竹箩淘洗好二三斤籼米,晾干七八成、带点潮湿就可开磨了。磨子在两条长凳上搁平,左手抓米,从上磨的圆柱形直洞缓缓推下去,右手握住磨子一侧伸出来的直角竖把,顺时针一圈圈摇动,伴着轰轰的沉闷声,碎米粉就被碾压出来了,顺着下磨一周的槽道,在出口处用大瓦盆装好,倒入当晚的剩粥发酵,加

沪上之忆

□ 汪泰

卫生间。三家的大小人等都要错开时间使用公共设备。我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我的大表哥喜欢带我出去“白相”。南京路、淮海路哪能不逛,表哥休息了,总要带我去大大小小的商店转转。在一家店里偶见外国人,立时,周围围了好多人,盯着人家看。那时的大上海,也很难见到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的外国人。店里很紧张,女工作人员双臂交叉,不停地在周围转着,用上海话说:勿要围观,勿要围观。可人们像看西洋景一样,不肯离去。

听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宽银幕电影,宽银幕电影是怎样的电影呢?我想看。表哥买了电影票带我去大光明,看的却是《列宁在1918》,不是宽银幕的。看电影前,表哥领我在一家店里吃元宵。元宵就是家乡说的大圆子。第一次在店里吃大圆子没有经验,我用筷子夹起大圆子,咬了一口,谁知圆子里滚烫的芝麻糖馅一下竟喷了出来,喷在我胸前的衣襟上,引得旁边的人盯着我看,我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。表哥连忙拿出手帕帮我擦拭,可那芝麻糖油怎能擦得干净?这才知道,在店里吃汤圆,要很文雅,轻轻咬,慢慢吮吸芝麻糖馅,才不会出洋相。

住二舅家期间,三表哥正好从北京当兵复员回来。他的回家,带来了新气象。他每天晚上用凉水擦身体,每天早上起得很早,被子叠得四角见方,起来后在门口的空地上

高歌: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,翻身农奴把歌唱……歌声嘹亮,激情飞扬,惹得行人纷纷盯着他。表哥问我们会不会,说北京人都在唱这首歌。我很羡慕他,陪他跑军人安置办公室,逛外滩,吃烧饼油条,喝咸豆浆。他被分配在上海柴油机厂。

第二次去上海舅舅家,是一年以后的初夏,我已插队做了知青。那时舅舅家的小表姐也做了知青,去了江西的农村。

二舅家门口的25路无轨电车有规律地日夜响着,南京路还是那么繁忙,外滩海关大钟《东方红》的乐曲按时响起,黄浦江水还是那么黄,苏州河水还是那么乌浊浊的。当兵复员的表哥还住在家,他的女朋友家住浦东,表哥用彩色铅笔画了好多他女朋友的照片,问我画得怎样,我说挺像。他隔三差五带我去浦东。

二舅还是那么忙,学校的文化课没正常,美术课也就无所谓了,画伟人像成了他的专职,甚至成周到崇明岛上去画像。有空的时候,他找出连环画让我临摹,说连环画上什么都有,尤其是人物动作的千姿百态,临摹是有好处的,能迅速掌握描写对象的形体特征。二舅还勉励我,在乡下要多做宣传工作,用美术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。后来,我把在乡下画的画寄给他指导,他给我写过几封信,提出画的问题和建议,还按时给我寄来浙江的《工农兵画报》。后来我自己已在乡下订了画报,二舅才不再寄。

上海人有着众多的苏北亲缘,我插队的农村,有很多零散的上海知青,他们带来了上海饼干和大白兔奶糖,带来了上海香皂,也捎去各种活生生的鸡鸭鹅鱼虾,带去了苏北人对大上海的种种向往。

四季有饼

□ 蔡明

几粒糖精粉,搅上几圈,盖上木盖,第二天就可做饼了。做饼时,锅先烧热,四周箍点油,用小碗舀匀米粉浆往锅里倒,越到锅底越厚实。灶膛火要对住锅铲烧,一会儿饼铲出锅了,正面白白密密的小孔冒着热气,背面焦黄的油亮的透着香味,很快就被我们带着烫、三五口吞到肚里去,五脏六腑无一处不熨帖。

夏去秋来天转凉了,母亲就给我们换做酥头饼,仍用剩粥发酵,发酵时间似乎长了些,有时一天还不够,但搅和的却是麦面了。做酥头饼是一大整块面团搁在锅里做来,要文火慢慢翻烤,烤成褐黄色,才有浓浓的香味。出锅后,用刀切成几块,厚实实的,有劲道,能熬饿,但太伤油。母亲做完饼,总要拿过油瓶看几眼,脸上显现的尽是无奈的神色。

等到雪花飘飞起来,冬至日、小年夜、春节、元宵就接踵而至了,要应节日时令,母亲早早地就准备起来,淘洗好二三十斤糯米,到附近农人家

去春碓。父亲在外地工作,已有十岁多的我们就干起了家务活,让两手担在横木上,一只脚去蹬碓的长木,借杠杆力,让另一头长杵圆木先翘后下朝石臼里的米堆砸去,而母亲则用细眼的筛子去筛石臼里舀出来的米粉。昏黄的灯光下,竹匾里的粉面慢慢堆积成一片白色的云朵。做饼了,锅要烧热,饼才贴得住,还得不时翻动。几个孩子都抢着用铲子去翻,似乎比烧灶膛火更显能耐,也让母亲歇会儿捶捶腰。春好的糯米面晒干后,也是春节做大圆子的好食材。

早春二月,雨沛风劲,肥硕的荠菜、嫩嫩的豌豆苗可作饼子馅料了,母亲就鼓励我们几个孩子去采野荠菜、剪豌豆苗,揣在糯米饼里,咬一口齿颊芳香,满嘴鲜美。葱蒜绿油油地往上蹿,母亲就割来一把把小葱切成碎末,撒在新做的麦面煎饼上。这种饼,有葱油咸味的,也有芝麻甜味的,母亲隔些日子换着做。蒜叶呢,则在水煮黏烧饼、麦煎饼的大碗里漂浮着,散发着清香。

就这样,在满怀爱心又心灵手巧的母亲养育呵护下,我们一年四季都有饼,时饥时饱地度过了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。

日子从时光里走过

□ 卢有林

日子就像自行车的链条
只要不掉落
它就会周而复始地运转
看似简单枯燥
其实每一个部件从齿
轮上滚过
都会留下自己奋斗的
印迹

日子就像一个五味瓶
酸甜苦辣咸在这里交融
只有五味俱全才是日

子的全部
缺少其中的一味
就如同缺少一种色彩
无法架起美丽的彩虹

不要总把抱怨的
话语挂在嘴边
因为日子从来就不
会完美
就如同顶级翡翠也
有瑕疵

只有接受不完美的
人
才能让日子在时光
里从容走过
蓦然回首,那才叫
岁月静好



那一碗手擀面

□ 丁鹤军

布醒上一会,醒好的面团筋道圆润,拉扯不断,用手指戳一戳却不粘一点儿面。

岳父在宽大的案板上撒薄薄一层面粉,防止面团粘在案板上。把面团搓揉压扁,用长长的擀面杖在面饼上用力推压,来回擀动,两只手推出去、拉回来,打开卷上、再打开再卷上。一推,一收,一抖,一擢,很有韵律感,面饼逐渐由小变大、由厚变薄。再抓一把面粉撒在案板上,将擀好的面皮一层一层折叠起来,有手掌宽,就可以拿刀切面了。

切面条更是岳父的拿手好戏。他左手按在长长的面皮上,右手拿刀,刀背抵着左手指关节前,手起刀落,手退刀进,刀在案板上一阵“嗒嗒嗒”的节奏声响,不一会儿一条条长长的面条就切好了,厚薄一致,宽窄均匀。尔后,用手轻松地把握面条拎一拎、抖一抖,抖下的面粉轻轻地散落在案板上,再往面条上撒一点面粉,抖一抖,手擀面就定型了,面条不黏也不断。

煮面条也是有要点的。切好的面条整齐地摆在案板上,大火烧开锅中水,把面条放进去用筷子搅散,开锅后加入点凉水。因为切得足够细匀,煮上两滚面条就熟了,面嫩丝滑,弹性十足。每次回昔阳吃手擀面,一锅煮不下一家人的量,岳父都是把面捞出盛碗,舀上浇头,劝说我们趁热赶紧吃。我们细嚼慢咽,撑肠拄腹,岳父才默默地为自己煮上一碗手擀面。

生命脆弱而无常,转身就是生离死别。去年春节的时候,岳父匆匆离别我们而去。这辈子再也吃不到岳父做的手擀面了,那一碗手擀面萦绕鼻息、回味悠长,已经是我心中永恒的眷恋……

卖豆腐的姐姐走了

□ 毛玉高

服从安排,不给国家添麻烦。她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,去豆腐店磨豆腐,磨好后又拿到镇上的市场去卖。

冬天卖豆腐最辛苦,手不能戴手套,寒风刺骨捧豆腐,双手冻得虾红,冻疮隐隐作痛,咬牙还得坚持。她常说,既然我选择了卖豆腐这个工作,就必须干好它。

姐姐卖豆腐嘴很“甜”,大爷大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,叫得非常亲切,大家都乐意在她的摊位上买豆腐,因而她的豆腐是卖得最快的。

由于常年累月地卖豆腐,落下了不明原因咳嗽的毛病,久而久之诱发心衰。退休十九年,姐姐被病痛折磨成皮包骨,最终她的生命里程永远被定格在七十岁。

我的母亲

□ 周日龙

要下碗面,弄三个鸡蛋或一碗汤招待一下,绝不让客人空着肚子回家。

母亲是个孝顺的人。母亲对我的奶奶非常孝敬。自从伯父和父亲分家后,奶奶的一日三餐由伯父家和我家轮流负担。当奶奶轮到伯父家时,只要我家吃荤,母亲都会送碗汤去。

母亲是个乐于助人的人。她在种好自家责任田的同时,常抽空帮助邻人,哪怕是栽半趟秧、摘二斤棉花。只要他人有困难,她都尽力帮忙。

母亲1928年出生,2018年因病辞世,享年90周岁。在为母亲操办丧事期间,我专门写了一副挽联:“勤劳节俭,持家有方,堪称贤妻良母;待人热情,品德高尚,可谓德高望重。”

人生的旅程

□ 陶志辉

人生的旅程
假如一帆风顺
没有崎岖坎坷
那样梦想怎么去放飞

人生的旅程
假如一路坦荡
没有波涛汹涌

那样理想怎么去交织

人生的旅程
九转十八弯
起点不可控制
终点无法预期
随遇而安
静心释怀

故乡

□ 陈治文

故乡是诗,
故乡是歌,
故乡是画,
故乡是魂。
如今,
故乡已成了断了线的风筝。

诗去了远方,
歌听别人唱,
画失去了色彩,
魂飘到了天上。
其实,故乡是永存的,
我一直紧紧地
把她拥抱在怀中……